

人间真情

谣谚声里忆母亲

□ 陈行

摇啊摇 / 摇到外婆桥 / 外婆桥上买条鱼 / 回到屋里把鱼烧 / 头片未曾熟 / 尾巴已乌焦 / 盛来碗里发虎跳……

当天公将夜幕缓缓拉上,树上的知了识趣地闭嘴,草从里的纺织娘则登场欢唱。在生产队里劳作了一天的母亲,吃晚饭洗好碗,终于可以歇息。母亲习惯端着小竹椅,坐到自家绞圈房的庭心。乘凉时,母亲摇着蒲扇,用地道的浦东方言,给围在她身边的我和妹妹,哼唱满满一肚皮的歌谣。

那是多么欢快又温馨的情景啊,用今天的词语来说,我从小被母亲深深吸粉。

半个多世纪前的沪郊,大部分农村家庭尚未通电。假如月暗的晚上,庭心里伸手不见五指,但我和妹妹托腮聆听时,仍可望见母亲在黑夜中闪闪发亮的瞳仁,以及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我们兄妹几个,常常听得如醉如痴。田歌小调的动听,俗谚谜语的有趣,由凉爽的夜风驭着,飘送得很远很远。

每每这一刻,伴随母亲手中嗒嗒嗒的蒲扇,纷呈而至的精彩语言、优美诗意,在我眼里

大放晶莹,像是她从云层上崩落下来的星星。

这是我童年里最清晰的一个画面。我也诧异,从没进过一天学堂的母亲,却能用热爱的歌谣和俗谚,来装点她的世界。当年艰难、平凡的劳动和生活,在母亲口中,竟然变出一本抒情诗集。

母亲出生于1930年,姓陆。身为农家儿女,为了能让两个弟弟安心读书,重男轻女,父母没让她上过学。我小时候听母亲说起,她6周岁还不到,就天天跟着大人下田,种菜锄草捉虫,学干农活。

好在母亲自幼聪明好学,记忆力超群。耳濡目染之下,从她的父亲、祖母那里,陆续学到不少歌谣和俗谚。况且,母亲祖上中过科举,家里留有很多线装书。更幸运的是外祖父在闲暇时,不仅给母亲读唱本,还教她认字。于是小小年纪的母亲,就熟记成百上千的谣谚。

待我稍长大后,曾无数次想象过这样的场景:寒冬腊月里,外祖父泡好一壶酹茶,给雪夜围炉的家人读歌谣,猜谜语:啥花开来节节高?芝麻开花节节高/啥花开来像双刀?扁豆

开花像双刀/啥花开时多青草?荠菜开花多青草/啥花开在河浜梢?红菱开花河浜梢……

民间口头文学的种子,由此播撒于母亲的心田。那些语言诙谐、音韵悦耳的字眼,如同火盆中闪烁的火苗;那些沾着泥土芳香的记忆,必然在往后的某个时日,破土抽芽。

“立春一年之端,种田尽快盘算。”母亲后来终身务农,农谚便合着时节,顺势返青。解放前,母亲娘家有十来亩薄田,她耕种自然是一把好手。土改后,当农户家家分了自留田,每逢农历二月廿“老和尚一过江”,急性子的本家婶婶就赶来问:新娘子,豇豆、土豆什么时候下种呀?隔壁异姓小姑也曾上门讨教:阿嫂,黄瓜秧哪几天该搬呢?“清明前后,种瓜下豆”。“春分秧起身,移栽趁时辰”。母亲的农谚脱口而出,“豇豆赶在清明前,土豆紧跟清明后,可不能搞错哦”,及时提醒族人乡邻栽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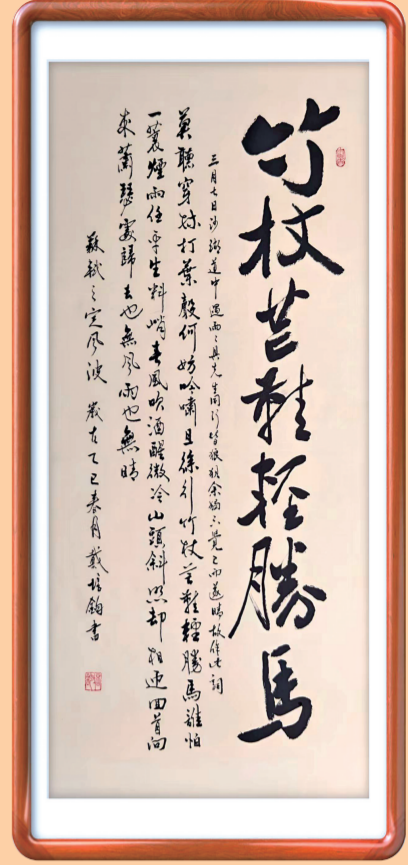
而每年秋收时节,擅于农事的母亲便大有作为。作为生产队里唯一能扬场的女社员,此时是她最忙碌档口。我亲眼见过,大马力鼓风机前,母亲稳稳站在高脚木凳上,一边娴熟

地抖动偌大的竹筛,一边欢唱自编田歌:竹筛喇喇响 / 抖出半空黄 / 吹走灰尘和瘪壳 / 留下金子装满仓 / 扬场好比龙摆尾 / 筛谷就像雨打窗 / 秋风紧,社员忙 / 生产队里把歌唱。

扬场进行曲响起,碎叶、稗草与谷子混杂在簸箕里,不停翻滚,仿佛在思考哪个韵脚合辙。最终,唯有在母亲的操盘下,才能和谐地押韵。

母亲作古二十多年了,而我仍然忆起,村东头凌姓阿婆,每当挎着布包出远门前,必来讯问天色。母亲照例抬头望着云头,念念有词道“云往东,车马通。阿婆,尽管放心出门”。我也永远记得,母亲会摊晒一些橘皮、鸡内金备用,遇到三公公跑来讨偏方时,告诉他“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母亲那些用真知实学浸泡的谚语,就挂在自家屋檐下,瓦楞草一样地扎紧乡谊人情。

有时我觉得,母亲是站在岁月长河畔淘金的人,将先贤沉淀在生活中的智慧,以谣谚的竹筛细细筛出来,在烟火人间,分享每一个匆匆赶路的人。



书法

戴培钧 / 书

诗苑

读史有感

像片

(外二首)

□ 周黎明

母亲八十岁的时候找出二十岁的照片请人画了张油画挂在她的卧室里刚结婚的她剪了生动活泼的辫子烫了自信骄傲的短发戴了根金项链坠子是个小小的方盒从为人妇的那天起里面就镶着这张照片

清晨的阳光照在画像上黄昏的阳光照在她身上我们各有所思她停顿的每一个瞬间都是我浮现的蒙太奇

四鲜烤麸

母亲是宁波人每年大年夜总要亲自下厨一大桌子佳肴必不可少有四鲜烤麸母亲说一年到头靠的是丈夫但也要考考丈夫是否交上了满意的答卷

小辈们学会了这道菜:是否还要拷拷丈夫?我鲜格格地回答:应该给丈夫才对正好凑齐四鲜烤麸!

画画

母亲少不识字老了又失聪只能画画和她交流

我画上蓝色的天空她朝上指了指我画上绿色的大地她朝下指了指我画了个老头她指了指墙上的遗像我画了个小孩她指了指对面的我

我画了个老太她突然开口问:这是谁呀?我才发现泪水早已化开了我的画本

本版投稿邮箱:wfcwxd@163.com

胡雪岩成功的细节

□ 米舒

一个农村娃,居然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传奇一生值得品味。

徽州绩溪人胡雪岩(1823—1885),出身农家,一贫如洗,性聪颖,好动脑筋,少年时当放牛娃。一天,胡雪岩在路边亭子里发现了一包裹,打开一看,让13岁的少年大吃一惊,里面全是金银财宝,胡雪岩生性本分,不贪财,便在原地等待。几个时辰过去,来了位东寻西找的中年人,胡雪岩问清包裹内是何物?原封不动归还失主。此人是杭州粮行老板,见胡雪岩诚实,便邀请他去店内当学徒。胡雪岩从此告别放牛生涯。

胡雪岩在杭州学徒期间,白天踏实拜师,晚上自学书法与珠算,胡雪岩一次出外途中,突然下雨,一个陌生人帮他打伞。胡雪岩从此出外带好雨伞,见下雨时有人无伞,便主动为其打伞,他从此牢记“你肯为他人打伞,别人才愿意为你打伞”。

由于胡雪岩肯帮人,赢得杭州阜康钱庄老板赏识。19岁的胡雪岩到钱庄当学徒,他从最下层的扫地、倒夜壶干起,很快掌握钱庄的业务流程,记账、算账、放贷、收贷,因脚踏实地,赢得众人好感。这一年,胡雪岩结识了落魄书生王有龄,王有远大抱负,只是没钱补官位。胡雪岩相助,大胆挪用钱庄500两银票帮王有龄,这事有大风险,但胡雪岩坚信王有龄会在官场平步青云,事后胡雪岩被钱庄开除了。

王有龄先任湖州知府,后升浙江巡抚。他知恩图报,让胡雪岩代理湖州公库,胡雪岩当上阜康钱庄老板,涉足丝绸、茶叶、药材,获“候补道台”官衔。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围困杭州,胡雪岩奉命采购皇粮,但无法入城。王有龄粮尽弹绝,自杀殉国。

胡雪岩伤心之时,悟出在商界立稳脚跟,必须在

官场上找到官场靠山。他主动向左宗棠献上一份厚礼,自己冒死筹措军粮献给左宗棠,并捐助湘军十万两军饷。傲慢骄狂的左宗棠当时正为这两件事发愁,顿时对胡雪岩大生好感。胡雪岩又开设胡庆余堂,熬制了许多随军中药,解决了左宗棠的燃眉之急。

左宗棠说:“胡先生此举功德无量,如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胡雪岩只说了八个字:“只会做事,不会做官。”因其低调,深得左宗棠之赞赏。后左宗棠收复新疆,胡雪岩筹款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朝廷论功行赏,光绪皇帝授予胡雪岩当上布政使(三品),赏穿黄马褂,官帽上带二品红色顶戴,一跃为晚清首富。

胡雪岩深谙人情世故,懂得“成全是美德,做事要讲宗旨”的为人之道,他从细节中悟出不少哲理:“道理是直的,但路经常是弯的”,



纸本设色 芬芳

沈小倩 / 作

忽然想到

敬奉贤人

□ 魏福春

阐释孔子学说,使用礼乐教化士民,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为孔子所称赞“吾门有偃,吾道其南”,人称“南方夫子”。

奉贤的由来是第一次听说,原来和言子有关——言偃晚年回到家乡江南传道讲学,其最后一站即为奉贤古地,深受当地百姓尊崇。清雍正四年(1726年)奉贤设县时,为纪念这位贤人,起名为“奉贤”,是为“敬奉贤人”之意。

余孤陋寡闻,算是补上了一课。奉贤有言子祠,位于奉城“古游里”,建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祠址在城西北隅,1937年11月遭日本侵略军炮轰袭击被毁。另一处南桥言子祠,始建于南桥镇东望虹桥南首,清嘉庆八年(1803年)迁建于北街文昌阁(佛阁)左邻,咸丰十一年(1861年)遭兵毁,同治五年(1866年)重建于东街南桥塘南首吕祖祠(又称纯阳堂)东侧,1982年被拆建为耶稣堂,曾是奉贤纪念言子的重要场所。

言子书院于2023年9月28日启用。我们到达时,开阔的广场上已经有人,那是一群学生,他们在高大的言子雕塑前听老师讲解,并在老师带领下,一个个双手胸前相合,身体微微前倾——

学习行拱手礼。我不由得也把双手相合胸前……

我们参观了“言子与奉贤”后,来到对面的贤人厅,简牍吊顶与立面百叶在光影中相互辉映,典雅厚重。当中是一尊言子雕塑,轮廓清晰,神韵天成。朋友介绍,广场上那尊言子雕塑是抽象的,衣袂飘飘,步履匆匆,仿佛行走在讲学途中;这尊言子坐像是具象的,儒雅谦逊,雍容不迫,宛若在传道授业。

随后是多功能厅、教学教室和国学体验室,“面面俱到”,无一遗漏。我还走进了“子游书房”,浏览文房四宝和书架上的书。“书房”不乏与言子相关的书籍,当然是现代或当代印刷的书籍,据说言子书院的藏书院尚未建成,古籍难觅是一个因素。绿荫环绕的“那里茶坊”清新雅致,坐在茶桌旁,透过中庭的落地玻璃,庭院景色尽收眼底。只是我们没有多作停留,一起来到了午饭时间,二乘湖梅老师早已联系好午餐后的茶叙场所,那是田野中的一处乡间会所,一个流水潺潺,泥土芬芳,花红柳绿,弥漫着大自然气息的所在,这是后话。

出了书院,我又来到广场上,对着言子雕塑恭敬行了个拱手礼……

大碗茶

母亲的嘱托

□ 刘翔

母亲年轻时曾在航天系统工作,1988年获得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书。心若年轻,岁月不老。步入高龄后的母亲,依然像年轻人那般在孜孜追寻自己的人生梦想,还经常唠叨着让我给她“找点事情做做”,从不甘于让自己成为一个落伍于时代的平庸老太。我多次和她开玩笑说:“姆妈,依绝对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啊!”

每次看到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母亲都会仔细阅读,随后把报纸精心保存好,等到我回母亲家时,她便会拿出报纸对我说:“年轻时我也很喜欢文学的,读书时写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哪天我也写篇文章,依帮助我修改后投到报社去吧!”

“好的,好的,依写吧!”每当听到母亲这么说,我都会笑呵呵的。可心里从未想过母亲真的会拿起笔写稿投稿,感觉她只是说说罢了。有一天,母亲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抽空回家一趟。我问:“有什么急事吗?”她说:“你来了就知道了。”

当我心急火燎地赶到母亲家时,只见她拿着一张纸,笑吟吟地说:“我看了依发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的《大世界与我的‘青葱’岁月》这篇文章,我也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关于‘大世界’的小文章。”

“姆妈,依真的写文章了啊!”接过母亲递给我的题为“大世界今何在”的短文,我不禁惊讶道。

“我写得没有依灵光啊!但是写出了我的真实思想,麻烦依帮我修改修改,投到《新民晚报》好伐?”

“姆妈,依真来塞啊!我回家后一定认真拜读依的大作。”平时和母亲玩笑开惯了,这次看到她果真动笔写文章了,虽然还没来得及细读,但还是轻松地调侃了一句。

临别时,母亲再次认真嘱托我,别忘了替她将这篇文章投寄给《新民晚报》。然而,因烦事杂多,居然将母亲所嘱托的这件事给拖延了,如今,当母亲已经永远离开我的时候,凝望着母亲这篇字迹工整的“大世界今何在”遗稿,我悲恸地感到,由于自己一个不经意的忽略,却铸就了一个终身遗憾。我的内心充满了内疚与自责:“所有做儿女的,切记、切记,对家里老人嘱托的事情,一定要抓紧去做啊!因为时间对老人来说是无情的。”